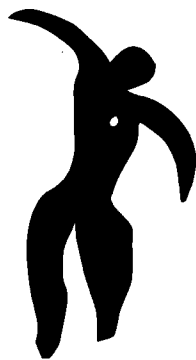


寸心造化

名家散文
典藏系列



寸心造化

余光中著

龍門書局
北京

著作权登记号：01-2011-223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10-64031958；13801093426

邮购电话：010-64034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寸心造化 / 余光中著. —北京：龙门书局，2011.9

(名家散文典藏系列)

ISBN 978-7-5088-3279-1

I. ①寸… II. ①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8016号

责任编辑：郝明慧 张丽婷 / 封面设计：后声设计工作室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刘绍铭主编。

龙 门 书 局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www.longmenbooks.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32(900×1245)

201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1/2

字数：220 000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导言

余光中的缪斯

刘绍铭

《寸心造化》是余光中在香港出版的散文自选集，三十多年来诗人在这方面的不凡功力，尽收眼底。光中在台湾初以诗作露头角。第一本散文集《左手的缪斯》（1963）面世前，已出版了三本诗集。一个不是“左撇子”的作家，把散文书写认作左手 Muse 的产品，大概是要我们记得，他右手写出来的诗词，才是他身份的标记，虽然这两种文体对他说来并无轻重之别。

的确，我们想到余光中，眼前最先浮现的是他的诗句，一如我们说到鲁迅，总先想到狂人、阿 Q 或祥林嫂的道理一样，虽然鲁迅的杂文跟小说一样知名。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以上一节，录自光中的《当我死时》。照理说，任何足以入诗的意念亦可充作散文的素材，尤其是像余光中这样一位左右手挥洒自如的作家。《当我死时》用散文来写，效果会怎么样？这问题诗人也不知道，因为此诗没有散文版。我相信创作是一种 seizure 的过程，一种感情被俘的经验。掌管余光中的 Muses，是两个“醋娘子”，争着要把他拥为己有。那夜，余光中突然想到小情人，思念一动，就被右手的 Muse 挟持过去，再没有闲情计较胸中翻滚的情意用散文来表达是否更得体更委婉。于是他就用右手写下《等你，在雨中》：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Seizure 是赤裸裸的占有。思念小情人时，其他类型的文字都哑然失声。此刻此情此景，雨中的小情人只合入诗。

因为我们不能替余光中作解人，以“科学”和理性的方法解释为什么像《当我死时》和《等你，在雨中》这类题材只合入诗，才

迫不得已找来两个“醋娘子”插科打诨一番。其实，写文章跟为学做人的道理一样，如能适才量性，就会得心应手。收在《寸心造化》的文章，作者就内容分为六类：人物、行旅、文艺、纵笔、谐趣和宏观。余光中年纪一把，却不失童心。钟玲说得好，“不熟悉他的人，会以为他是个不苟言笑的学者，一脸肃穆。殊不知他厕身朋友之间，一向是幽默大师，是冷面笑匠。”怎见得？刚好“谐趣”辑收了《戏孔三题》，其中一题说到孔老夫子、杜甫和韩愈三人分别收到“世界汉学国际研讨会”的请柬，要到什么番邦去开会，行前跑到文具店印制中英对照名片。文具店老板对不通洋务的夫子解释，Confucius是“孔夫子”拉丁化的尊称，不合印在名片上自吹自擂。幸好夫子名丘，字仲尼，老板因利乘便，就给老夫子起了一个既合规矩，也不失国格的洋名：Johnny Kong。杜甫呢，幸好他字子美，不然他老人家名字的音译有失诗圣尊严。Tu Fu听起来像“豆腐”。倒过来呢，Fu Tu就是“糊涂”，不成体统。洋人名字先行，姓殿后。子美杜，不就是Jimmy Tu吗？

韩愈怎办？他老人家的大名，韩愈或愈韩音译都犯忌讳。Han Yu，人家接过名片，随口念出来就是Hang You！“吊死你”。怎可以千里迢迢跑到人家国家撩是非。倒过来念变了You Hang！“去上吊吧”。看来韩夫子的名字要变通一下，不然一到外国就招杀身之祸。文具店老板一念及此，乃依前例，在韩先生的字号上想办法。韩老不是昌黎先生吗？太好了，昌黎，昌黎，Charlie，Charlie，天衣无缝。

“戏孔”还有下文。有一次，余光中在高雄中山大学的电梯里遇上孔子八十多代后人孔仲温教授。文质彬彬的孔教授每次在电梯遇

到诗人，总让他先走。这次碰头，诗人忍不住问他：“你们伟大的先人带曾子出门，谁走前面？”孔教授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孔子。”余诗人嘻嘻笑道：“错了。是曾子。争先恐后。”

余诗人“戏孔”之余，也戏莎士比亚。《给莎士比亚的一封信》揭露了一桩天大的秘密。原来莎翁曾对诗人表示过有兴趣到中国讲学。诗人感奋之余，四处奔走筹募经费，但多番努力，还是一个铜板也拿不到。理由是：莎氏学历只有中学程度，没有学术著作。如果他在创作之余，写些学术论文，譬如说《哈姆雷特脚有鸡眼考》之类，那拿经费的机会就大多了。

“戏孔”也好，“戏莎”也好，都属于 the art of irrelevancy，滑稽突梯，颠倒众生，庄子、吴承恩是这门艺术的大宗师。套用王朔的话，irrelevancy 就是“一点正经都没有”。Irrelevancy 有时是儿戏、儿嬉。这类题材，可不可以入诗？当然可以，英国大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笔下的《群愚史诗》，就是用“英雄偶体”写成的。余光中不以诗“戏孔”，不见得是左手缪斯稳操胜算的结果，而是诗人适才量性的表现。

他翻译《梵高传》（1957）和《不可儿戏》（1983），也是适才量性的选择。我一向认为，翻译是借来的生命。余光中从事创作，对梵高那种烈如火焰的“生之欲”，那赤裸裸的 lust for life，自有特别深刻的体会。梵高割耳朵以显激情，余光中通过翻译去感同身受。他翻译王尔德的作品，道理也一样。他本来就是一个风趣幽默、语言机警有锋的文体家，风格上大家投缘，翻译王尔德应是一个旗鼓相当的配搭。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翻译有助作家发潜质之幽光。

余光中散文，上承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余绪，

下挹雅舍芬芳，以族谱论可说系出名门。此派文字，有如英国绅士言谈，不温不火，最宜小题大做。《娓娓与喋喋》是此类文字的表表者。朋友聚旧，娓娓而谈，人生一乐也。最怕的是因公吃饭，相遇的都是张三李四。迫于礼貌，你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们“搭”上。

这时，得凭你的运气了。万一你遇人不淑，邻座远交不便，近攻得手，就守住你一个人恳谈、密谈。更有趣的话题、更壮阔的议论，正在三尺外热烈展开，也许就是今晚最生动的一刻；明知你真是冤枉，错过了许多赏心乐事，却不能不收回耳朵，面对你的不芳之邻，在表情上维持起码的礼貌。其实呢，你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哽住。这种性好密谈的客人，往往还有一种恶习，就是名副其实的交头接耳，似乎他要郑重交代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恨不得回其天鹅之颈，伸其长蛇之舌，来舔你的鼻子，哎呀，真是 tête-à-tête 还不够，必得 nose-to-nose 才满足。

余光中既以左右手所出自定身份，我们介绍他生平时自然会依这个次序：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其实余光中还有一种身份，他是学界和文艺界难得一见的 elocutionist。据《韦氏字典》所載，elocution 是 a style of speaking, esp. in public; the art of effective public speaking。听过余诗人演讲的人想都会同意，他登台作“秀”，极有气派 (style)。口齿伶俐、风趣幽默、吐属不凡，看来真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架势。难怪他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各

大专院校这么受欢迎。我的朋辈中，仅白先勇有此魅力。几年前余光中应邀到南京大学演讲，谈《创作与翻译》。时逢10月1日大假，学校只贴出一张小海报，谁料不知来路的听众忽然涌现，三迁会场才能开始。他在《金陵子弟江湖客》有此交代：“师生都来得很多，情绪也十分热烈。听众的兴奋令讲者意气风发，讲者的慷慨更加鼓舞了听众。中文的‘演讲’也好，‘讲演’也好，不但要讲，多少还要演，所以显得生动。对比之下，英文的 talk 只讲不演，就不及中文传神了。”

他在南京大学的演讲，既与翻译有关，不知有没有趁机会自弹自唱，把当年翻译披头士的歌《当我到六十四岁》念给在场的“粉丝”听呢？

当我老了，头发掉了，
好多好多年以后
你还会送我一张华伦丁，
生日卡片，酒一瓶？
三点差一刻要是还没回
你可把门锁好？
你还会需要我吗？
还会喂饱我，
当我到六十四岁？
那时连你也老了，
只要你肯开金口，
我就愿跟你厮守。

我可以帮忙，修保险丝，
当你的灯不亮时……

余光中翻译披头士歌曲，也是适才量性的一种实践。1969年秋，他只身在北美做客，高栖在山城丹佛，发觉苦涩的岑寂中，最能解忧的不是文学，而是音乐；不是古典音乐，而是民歌与摇滚，尤其是披头士的歌。诗人跟他们四位既投缘，一拍即合，借了他们的歌词，道出自己的心声。说翻译是借来的生命，在此又找到了佐证。

无论就时序或内容来看，诗人以《新大陆，旧大陆》作为《寸心造化》之大轴，至为恰当。此文近八千字，成于2002年6月，记录了诗人半个多世纪的心路历程，曲曲传出他对台湾、大陆千丝万缕的情意，是“余光中研究”一篇重要的回顾与前瞻。1995年在吉林作协的欢迎会上，诗人说自己小时从未去过东北，但老来一听人家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仍会震撼肝肠。他说着说着，竟忍不住流下泪来。《新大陆，旧大陆》是这么开头的：

自从1949年7月的一个夏日，我在厦门的码头随母亲登上
去香港的轮船，此生就注定了半世纪之久不再见大陆……怎料
得到，当时回顾船尾，落到茫茫的水平线后的，不仅是一屿鼓
浪，而是厚载一切的神州。更未料到，从此载我荫我，像诺亚
方舟的，是一座灵山仙岛。但不幸中隐藏着幸运，当日那黑发
少年已经廿一岁了，汉魂已深，唐命已牢，任你如何“去中国
化”都摇撼不了。

目 录

导言 / 余光中的缪斯……刘绍铭 一

人 物

阿拉伯的劳伦斯…… 002

论琼·贝兹——“听，这一窝夜莺”之一…… 008

沙田七友记…… 021

爱弹低调的高手——远悼吴鲁芹先生…… 046

文章与前额并高…… 054

仲夏夜之噩梦…… 062

另一段城南旧事…… 068

行 旅

南太基…… 076

登楼赋…… 087

- 风吹西班牙……094
- 满亭星月……106
- 山国雪乡……118
- 黄绳系腕——泰国记游之二……134
- 桥跨黄金城……139
- 金陵子弟江湖客……161

文 艺

- 岂有哑巴缪斯？……176
- 巴黎看画记（二题）……186
- 梵高的向日葵……199
- 一笑百年扇底风
——《温夫人的扇子》百年纪念……205
- 为人作序——写在《井然有序》之前……217
- 面目何足较——从杰克逊说到沈周……226

当我到六十四岁……235

纵 笔

鬼雨——But the rain is full of ghosts tonight.

Edna st. Vincent Millay……244

噢呵西部……254

望乡的牧神……270

山盟……285

听听那冷雨……296

不朽，是一堆顽石？……303

春来半岛……316

谐 趣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322

- 幽默的境界…… 326
- 尺素寸心…… 331
- 我的四个假想敌…… 335
- 娓娓与喋喋…… 342
- 另有离愁…… 346
- 开你的大头会…… 350
- 戏孔三题…… 355

宏 观

- 天方飞毯 原来是地图…… 360
- 新大陆，旧大陆…… 373

人 物

阿拉伯的劳伦斯

一个半世纪前，一个英国人企图扶助一个弱小民族，反抗雄踞在中近东的土耳其帝国，他失败了。半世纪前，又有一个英国人做同样的尝试，凭了超人的智慧、毅力和体能，他成功了，结果是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前者是拜伦，后者是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俗称阿拉伯的劳伦斯。两者还有一些类似之处：例如，都是成名甚早，都是英年夭逝，都是出身有名学府，都特立独行，和英国绅士社会格格不入，甚至面忤权威。另有一点巧合：拜伦出身贵族；劳伦斯虽无爵位，但他的生父原来是爱尔兰威斯特米思七世从男爵查普曼（Sir Thomas Robert Chapman），为了和女家庭教师（亦即劳伦斯生母）私奔遁世，才易姓为劳伦斯。

但是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差异。在私生活上，拜伦本是一个纨绔子弟，耽于逸乐，且顾影自怜，善于作态。劳伦斯的心中也有—株顾影水仙，但大任降身之际，他的灵魂能提升到史诗的高度，进而支持他的肉体，去忍受只有超人才能负担的痛苦和疲惫。多才的劳

伦斯曾经翻译荷马的史诗，但他的名著《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 也已成为记述一次大战东战场的现代史诗，而他自己便是这篇史诗的主角。沙漠，沙漠的空廓和虚无，那种远离文明的原始的煎熬和晕眩，那种对内要说服自己，对外要说服阿拉伯各民族要征服土耳其人更要克服大自然的多重压力，对于这位现代史诗的主角，是一种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考验。沙漠，原是天才内在的气候。绝顶的天才，原就命定了要忍受绝对的寂寞。“天才恒侵袭，但凡人占据且拥有。”劳伦斯如是说。大漠中往返的长途跋涉，驼背上的日日和夜夜，就劳伦斯的一生而言，正是一个缩影和一个象征。

而在舌敝唇焦之后，在摩顶放踵和出生入死之后，在肉体委顿和心灵颓丧之后，他成功了，因为他已名闻全球，而土耳其帝国也已经瓦解；但同时他也失败了，因为在内部的纠纷和协约国的阴谋下，阿拉伯非但不能独立，反而惨被瓜分。他曾站在协约国与阿拉伯之间，向后者保证战后的独立和自由。那些游牧民族曾如此相信他，崇拜他，视他为救世主，凡他至处，人群争挽他的衣裙，而他也隐隐然以现代的弥赛亚自命。战后的现实令他幻灭，而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自己像一个骗子。一切光荣都变成耻辱；人们的赞美和宣传只会加深他的自咎和厌憎。由于英国在法国压力下违背了战时对阿拉伯人的诺言，劳伦斯竟在英皇召见时当场拒绝了乔治五世的授勋，以此作为一种抗议。事后，当时的国防部长丘吉尔，还曾为此事面责劳伦斯上校的无礼。

因为那时，劳伦斯已因战功而擢升为陆军上校了。但不久他做了一件令朋友们大惑不解的事情。尽管当局有意延揽他入阁，而丘吉尔也表示愿意保荐他出任海外某地总督，但他都毅然谢绝，宁